



山西通志卷第二百五

山西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覺羅石麟奉

旨修輯

藝文

記五

元

重修段干木祠堂記

段禧

匹夫而藐萬乘之君逸居而遺百代之名非胸中所蘊大過於人孰能與此若箕穎之巢由首陽之夷齊邈乎不可及已東周以降雖不逮古超然肥遜之士絕世獨立長往不顧志節可尚者間亦有之而段干木先生爲之最易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先生以之先生與魏文侯同時文侯戰國之賢君言行亦多可取尊儒好士禮義亦至而乃峻拒遠避若將浼

焉何邪蓋文侯德業雖隆不能免蔑君之謂才智雖美適足  
爲竊國之賛望<sub>子</sub>去之蓋以是歟然其卷懷有道超然保身  
含章深晦人莫<sub>競</sub>其際也向使不出乎此碌碌合污俯首以  
就功名不過爲季克翟璜而已矣安能流芳千載使鄙夫賤  
婦猶知歆慕在在建祠嗣尹奉祀愈久不替也哉嘗記兒時  
讀孟子書至踰垣而避之之語有先大夫指之曰吾遠祖也  
汝識之恨方童孩未解請其詳稍長而歲時拜掃先塋仰瞻  
其碑曰段干木之裔憎不載其鄉土至治癸亥承乏河東漕  
倅挈家之官取道京洛抵陝濟河北距漕治一舍而宿於安  
邑之下段偶詢名地之由於主人對曰是邑民聚之落名段  
者二故以上下別之皆段干木先生之舊隱也古有祠遺跡  
尚存憇急往謁之則曰爲黃冠所據求索碑誌斷裂陸沉矣

憇然久之而退翼日趨任受職休沐之暇問途以訪上段有  
祠在其南至元之末縣教諭張偉子爲文以記之云唐大歷  
間段咸義者創之金季毀於兵宗人名福者繼修之幸同族  
有人召致偕祭而反明年泰定改元分部河南監禁道出芮  
城館於縣廨屏繪其境地圖起而觀之東西近郊表題段干  
木之祠三處一在東張一在神林一在段村詰旦按圖歷詣  
其所東張之祠在宗聖觀側神林暨段村者僅有故基而已  
神林之基碑壞傍什字畫剝蝕漫不可識段村之基密邇民  
廬而段族實繁諸段迎勞甚勤接語歡洽如素親屬置酒邀  
飲序齒列坐觴行一二再揖而告之曰吾祖廟食於安芮兩  
縣者凡五其二委諸道流推吾祖介潔之操豈肯苟歛非類  
惟上段之祠始終興作出於段宗而世守其祀爲無憾顧茲

廢址興復無人寧不愧乎禧幸忝末屬叨官鄉郡不有倡率責其可追敢謀其構新祠春秋合集宗人以時薦享報本附遠莫此爲急惟父若兄允否謂何衆咸悅留宿而別是夏北還課務日迫欲畢前圖則未遑及但遺書諱囑屢矣三年春秋秩滿而祠已告成諸段之力是賴涓日來謝且往落之位先生而安其廬一二耆壽命爲辭刻石俾後世有考也義不可讓因論古今皆知先生之高而未知其所以高者觀其今俚俗所談傳聞鄙說容有失實者皆不書而詳記經營始末續其後諸段哀助木石鑿斲之費督視左右工役之勞具列碑陰系之辭曰彼富不仁厥後無聞或沒避世嗣續弗替天地有終先生之祠無窮

雙節祠記

孔思邇

君臣天地之大經忠孝臣子之大節聖人垂世立教所以詔  
天下之爲人臣者也夫委質爲臣子達而臺閣顯官下至州  
縣百職治簿書赴期會積日累月中才之人類皆可以無過  
若夫橫流奔潰之衝戎馬交馳之際白刃臨於前而心不爲  
之動死生在俄頃而色不爲之變非氣節有大過人者其能  
如是乎傳曰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吾於二公見之  
矣天歷改元陝右構亂放兵四劫蒲津正當其衝時達魯花  
赤中順公八札海牙及朝散領府事蘄公走檄告急樞府調  
兵三千赴之河東荒歉之餘公私並竭無所仰給二公相勉  
以忠義首捐家財置備糧草料集丁壯與軍官併力守禦賊  
不得騁乃遣人說降公使諭之曰聖上以正統登臨寶位汝  
曹獨不聞之乎吾受命守此土有死而已勿多談相拒旬餘

賊勢日盛不幸領軍者無死綏之志引兵宵遁賊偵知之率衆渡河燒房舍殺掠人民或勸二公避其鋒公曰吾守臣也去將安之且如一城生靈何端坐府中俄而賊至俱被執朝散公至也先帖木兒軍前抗論不屈死之中順公至奉元死於省門之外嗚呼二公可謂得其死矣人誰無死而公獨能於死生患難之際守節蹈義百世之下聞風者有立矣中順公諱八札海牙畏兀人自和州轉河中達魯花赤朝散公諱克忠字唐臣自河中江南北行中書省左司都事出知河中府期年政事修舉民大和會未幾西賊猖獗無兵可戰無城可守力屈而死事聞詔贈中奉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勲護軍爵封郡公各賛寶鈔三百錠以給葬事官其子五品公朝之於臣下報功卹孤之典可謂至矣唐張巡許

守睢陽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圍守踰年外

援不至城破被執巡卽死之許遠死於偃師睢陽至今祀之號爲雙廟以二公死節較之異世而同轍者也歐陽子作五代史五十餘年間傳死節者王彥章一人而已國家承平日久士大夫涵濡聖化皆能以名節自任邇年以來死事之臣史不絕書何其盛也元綱甲戌中順大夫彭城李公居德來守是邦覽山河之形勝弔古人之遺跡慨然思二公之豐功遺烈懼泯沒而無傳乃與監郡中憲公諸耆暨府僚諸公僉謀樹碑詔後之人且爲千萬世忠義者之勸命思遹爲之辭云銘曰歲在戊辰羣兗猶猶磨牙吻血扇毒烝民時惟二公  
拒守河中力扼其鋒不使其東卒潰不支賊遂獗猖封疆之臣城亾與亾事聞於朝雖興騎蕃升秩二品晉流徽垣賞延

於世生死哀榮來者有考視此刻銘蒲川滔滔中條峩峩二  
公之忠于載不磨

修伏牛山廟碑記

岳至

距沁西三十里曰伏牛山嘉澤顯濟王廟在焉廟有泉泉有  
龍居歲時郡人祀之以祈水旱按宋康濟記元豐六年河東  
大旱禱於伏牛山龍泉乃雨冬無雪又請泉以禱獲瑞雪盈  
尺部使者上之太常以靈顯揭廟額後加侯繼封公政和中  
乃侈王號元初宣撫楊惟中守郡雨暘或愆禱之輒應遂刻  
石紀靈然二紀皆不載廟始何年惟政和封誥云神顯於天  
聖間姑以天聖元年癸亥迄今皇元元祐元年癸酉計之爲  
歲三百十有一夫血食一方歷年若此神之德大矣初神繪  
於壁威嚴不足動人至癸未沁人景琳賴神庇村者七僉倡

誠捐貲畫塑神像落成有日其子資薦能繼之凡庸工浩瀚  
詎能歷舉自是神覩愈彰乃礪石將紀其事請於奉議大夫  
本監郡完哲圖奉訓大夫知州魏鑄同知沁州事王兀魯及  
判官常秉彝吏目王誼衆喜曰雨澤時至神人交孚景氏父  
子可嘉乃以狀走京師屬奎章閣學士院掾魏詎來請記之  
夫水旱不時故有雩祭而諸侯禱境內山川古之禮也今伏  
牛山靈殊祀典所載善與雲雨以惠斯民乃一郡之望焉州  
牧致其敬郡人崇其祀而景氏父子又拳拳事神惟謹豈獨  
爲其家哉其心以爲郡無飢饉吾亦獲安仁人之志也凡牧  
守能推是心爲心視元元之飢猶已之飢政之善者舉之弊  
者革之民無害而氣和豐稔可望也其精誠之感雖有水旱  
之變而茲山之神將不斬其澤矣吾聞沁之諸君芟夷宿類

屏跡豪強民皆獲安可謂得爲政之要矣予旣著神之休又喜州之牧使者有徵且有感也故爲書之

修堯廟記

王磐

平陽府治之南堯帝廟李唐顯慶三年所建歲遠漸就傾圯有靖應真人姜善信欲更擇爽塏重建廟貌請於朝上嘉其意賜銀二百錠仍勅有司下太原木場給官材二千根皆辭不受勤力節用以身導衆凡閱歲而廟成爲地七百畝爲屋四百間耽耽翼翼儼然帝王之居殆與土階三尺茅茨不剪者易觀矣經始於至元二年之春落成於至元五年之八月詔賜其額曰光澤之宮殿曰文思之殿門曰實穆之門賜白金二百兩良田十五頃爲瞻宮香火費仍詔詞臣製碑文以紀其成翰林直講學士臣磐當屬詞謹按祀典諸前代帝王

三年一祭其時以春之仲月其地以當時所居國邑祭伏羲  
於陳州神農於亳州少昊於兗州顓頊於開州高辛於歸德  
廟唐堯於平陽府蓋聖人之心其於天地萬物雖一視同仁  
不以遠近爲親疎至於父母親戚所居松楸墳壠所在則亦  
不能漠然無情與陌路同也是以周公封於魯而四世反葬  
於周孔子去齊接浙而行去魯則曰遲遲吾行也其不以鄉  
黨同陌路也昭然矣由是觀之因其功德之懋而有祭祭而  
必於其鄉者聖人制禮緣人情也因其歲年之遠而有敝敝  
而改圖其新者知者創物從時宜也善信讀老莊之書從方  
外之教以虛無淡泊爲宗以因循自然爲用然而喜聞仁義  
之言樂道堯舜之事前修禹廟數載功成今建堯祠三年有  
效可謂知慮明敏操守堅固通方不滯好謀能成者也堯太

聖人也德被羣生澤流萬世卽欲稱道其美是猶褒天地之大譽日月之明無所容其辭矣乃述立廟之本末如此

重修律呂神祠記

麻治

渾源州西北七里許有小邱其上律呂神祠三間四架神之源委廟之權輿考無圖記不敢附會長老相傳翔於元魏修於李唐神谿之水出其陽谿之泉以十數而趵突爲最或者濬而堰之水旣合湍爲碨磨側置紙房池漚麻泉西引灌溉其利無窮流益遠利益大又雨暘愆期有禱必答人被麻瘡歲從其守土者俎豆爲常然而年代縣遠旁風上雨不無損壞游童牧豎不無褻瀆居民郭世安感焉以爲神之福人也如彼而廟之頽圯如此昌言重修和者如一各捐金易材僦工効傭缺者爲完狹者爲廣朽敗者爲易置不貪大不拘小

不奢不陋仍舊貫爲新貌足展祀事旣又爲欄衛以防游憩  
之瀆心誠役勤經始於至元五年三月十五日越明年五月  
十五日畢工將落成偕其叔兄顯通等稽首來告且曰欲得  
先生記其梗槩於石以詒奉祭者辭不獲已謂曰功於民則  
祀之典故也致祭山川每形詔旨時制也神之澤旣惠及人  
物宜郭氏叔侄首倡重修之義以嚴祀於是因述倡和者於  
陰云

復立武鄉縣記

李義

武鄉之爲縣尚矣本漢涅城地至晉亂置焉石趙之興分上  
黨涅沾二縣更置武鄉郡於古榆社屬焉後魏太和十五年  
自古涅城徙武鄉於南亭川卽今治所也隋開皇初郡廢縣  
置如故仍析置榆社縣屬韓州唐貞觀中韓州廢縣屬潞州

宋太平興國二年制屬威勝軍今屬沁州是也南連襄垣而  
馳潞澤北接榆社而走冀寧西隣朝馴而達晉寧東抵遼山  
而通平定雖云山邑實居要衝然而歷代沿革不同廢置有  
自皇元龍興兵甲甫定人民蕩析至元三年丙寅勅諸縣邑  
編戶不滿千數者省併之所以裁減紓民力也時本縣纔七  
百例罷併治於鞚鞬厥後以彼疆此界催科有輕重之偏以  
遠里致期輸送有稽違之責官立嚴程民疲奔命昇平漸久  
戶口日增武鄉舊民咸思復立爲便至元三十年癸巳前沁  
州史長李浩縣史石贊等建言今縣戶已及千餘可告復立  
遂詢謀於耆老人等同心相應入官陳狀至於再四官覈其  
實然後准告元貞二年丙申奏奉勅旨復立卽鑄章印置官  
吏修廨宇設市肆縣事煥然一新官民交賀咸得其所縣境

廣袤東西二百四十餘里南北五十里四鄉二十六社軍民  
一千餘戶於戲是邑也民旣庶矣戶旣增矣治旣復矣上以  
見國家深仁厚德涵養元元覆育之恩次以見郡邑循良安  
集流亾承宣撫綏司牧之功下以見邑人好謀能成見義勇  
爲告復之心邑人嘉尚其事用示將來乃徵文爲記愚思是  
邑之小自併至復僅三十年戶猶增倍推之四海之廣兆民  
之衆太平今且百年矣則天下戶口之增又不知幾千萬億  
也按春秋之法興滅繼絕者褒之建事立功者賞之蓋勉善  
勸能古今之公論予竊其義而於是記

河清記

程徐

至元辛丑冬十有一月戊辰河清在縣濟民渡上下監渡董  
順言於有司河東憲司以聞御史臺上中書明年庚子省臣

奏河清爲希世瑞宜選官卽其所祀制曰可三月丁未中書乃命秘書少監臣程徐受命卽齋祓辛亥朝明仁殿丞相立殿前令左丞塗仙普花八土默禱以授臣明日上尊酒四卣縞幣三端褚幣萬五千緡禮部下晉寧路治具詞臣撰祝文乘傳以行晉寧及絳皆遣官從丁卯至垣曲河濱治壇陳俎豆戒諸執事恪職翌日戊辰五鼓作率官吏士人將事如儀波流靜伏凌風肅然禮訖徹饌投於河文武賓屬就列道旁觀者如堵咸曰耿休哉乃請紀文刻石以移上恩以答神貺先是董順始見河清驚喜以走白不及詳其遠近日月徐入晉境道河上輒詢來昔所見蓋自平陸三門礮津至孟津五百餘里皆清凡七日惟水合者不見云及至祭所悉如所聞且曰河始清時兩岸居民不遠百里來及飲卽疾愈挹以鹽